

劍舞江湖



吕润洲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剑舞江湖

吕润洲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舞江湖/吕润洲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399-2882-1

I. 剑...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752 号

书 名 剑舞江湖
著 者 吕润洲
责任编辑 钱兴奇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82-1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1 | 佳丽偶遇伴君旁
- | 10 | 且把风流唱少年
- | 19 | 寒蝉凄切为英魂
- | 28 | 青山何处埋忠骨
- | 37 | 昔日因由明时果
- | 46 | 崇明何处是太平
- | 55 | 脉脉情深君知否
- | 64 | 意绵绵进退维谷
- | 73 | 披星戴月青城剑
- | 82 | 情切切伊人已逝

目 录

91	何方对手何方敌	
100	巧相逢暗夜微光	
109	假作真时真亦假	
118	朝时云霞暮时风	
127	辩原由飞霞独镇	
136	息干戈劝君亲临	
145	谁家欢喜谁人忧	
154	虽曾虎豹亦父情	
163	人算终难如天算	
172	尾声	87
174	后记	88

佳丽偶遇伴君旁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蜀山并不高耸入云，但江湖上人尽皆知。究其原委，一则蜀山故道险峻秀美，名胜不可胜数；二则是蜀山派的名声响彻江湖。这蜀山派如今的掌门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姓李名风清，是蜀山第四十代“风”字辈的大师兄。就在不久前的武林大会上，他一展蜀山风采，在西南区称得霸主，与东南区霸主王清英、中原区霸主慧真、西北区霸主金志轩、东北区霸主上官冲并列。虽然相对而言，其他四区高手如云，霸主不易担当。西南区除了峨嵋派陆婉婷之外，再无什么有力的对手，他这个霸主也位列其他四霸主之后，甚至未必是其他区其他一些高手的对手，但毕竟是一方霸主，名声气势自然令人敬畏。近日蜀山附近也因此游客更众，其中不乏窥探蜀山派虚实的江湖人士，令李风清殊为头痛。这日蜀山派“风”字辈师兄弟汇集前殿，商讨处理昨日所抓获的一名女子的事宜。正言语间，忽听门外众多弟子刀剑声响，众人心下一惊，不知何事。当下起身，顺次而出。

但见二十余名蜀山“竹”字辈弟子排成半圆，圆心处站着一位少年，约莫二十一二岁，蓝衣锦袍，气宇不凡。李风清心中喝彩，点头问道：“来客是何人，驾临敝派不知有何指教？”那少年微微含笑，伸手指向那些刀剑出鞘的弟子，说：“晚生枫泾杨飞霞，久闻蜀山风光旖旎，心下倾慕，特来观光，本来多日无事，却不知何事惊扰了诸位道长，令这些人刀剑相向？”李风清暗念他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孩，不必计较，微微礼让道：“杨公子既是前来赏景，敝派自当不与为难。

不过这蜀山胜景多在蜀山故道，游客上到前山即应该止步了。后山是敝派习武重地，不便与外人观赏，公子请回。”这番言语，合情合理，大方得体，逼迫对方不得不回。杨飞霞闻言，自然不好多言，略一行礼，便自退下。

说起来蜀山故道盘绕曲折，远望去如同蜿蜒在蜀山上的巨蟒，近踏其上，更可发现道路曲率光滑，宽度一致，无一处不是前人殚精竭虑之佳作。道边怪石嶙峋，奇松兀立，真是步步换景，俯仰所见皆不相同。而前山山口处飞梁独架，贯穿天海，下方立一紫水晶牌坊，“蜀山派”三字刚劲有力，令人顿生崇敬之意。前山广场四周建筑方位奇特，把广场划成一个正三角形，太阳照过，刚好为这个三角形刻上了一条中线。且不说充满对称与和谐之美，仅是这修建之精确，也令人叹为观止。杨飞霞已到后山，之前种种自然看了个饱，若论及其其中玄妙，倒也赞叹不已。然而他听闻人言，蜀山后山上古的锁妖塔虽早已弃用，却仍然是气派异常，金碧辉煌，一心想要登塔一观。如今被蜀山门人发现，虽是以礼拒之，心中总有不快。暗道：“这蜀山如此仙境，汇聚天地八方之灵气，岂能由你蜀山一派说封就封了。白天不得进入，是我一时大意。现下你们必定加倍小心，我更是不得入了。不若晚间悄悄潜入，观赏一番夜景也是不错。”

傍晚时分，杨飞霞再摸上山来。他是七星堂的副堂主，得排名天下第二的七星堂堂主也是大师兄王清英的教诲，武功甚为精湛。只是此前从未曾出过枫泾，所以无人认识。若单说武功修为，或许不在李风清之下，只是江湖阅历甚浅，哪里懂得各个门派的习武重地决不容外人接近，只以为若不偷看偷学，进入也是无妨。如今借着夜色，悄然避过蜀山派的守夜弟子，三转两转，已然身处锁妖塔之下。

那锁妖塔共有十层，自从废止不用之后，一直被蜀山派用来关押犯人，倒也物尽其用，只是外人如何知晓？皆以为锁妖塔应该只是景观了。杨飞霞正欲推门而入，忽然看见二层的一间屋子亮起灯光，心下一怔：“莫不是被发现了？”等待片刻，却又没有动静，这才放心潜入。塔内一片漆黑，只有一丝火光从楼上透下来。杨飞霞循光而行，找到那间亮灯的屋子。

屋内传来三个人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女子。杨飞霞从门缝中望去,只见这屋子里一排排铁架,上面各种铁链镣铐和刑具,却是一间审讯室。心中不禁大骇:“我七星堂也有关犯人之牢房,只是从来不曾准备这样的审讯室和如此之多的刑具。想不到堂堂蜀山这样的名门大派,居然如此残忍。”其实那是他见识过浅,武林中很多门派刑罚严酷,并不因此就划分正派邪派。屋子正中站着两名蜀山弟子,而角落的木桩上,绑着一名女子。那女子脸色惨白,目光松散,身上衣衫破碎,血痕累累,显然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但细看时,其脸光滑晶莹,嘴唇极薄,身材窈窕,四肢修长,俨然是个绝色美女。当下心中一荡,颇有相救之意。只是不知原委,故而凝神细听三人的对话。

一个年轻些的蜀山弟子说:“伊师叔,这女子极为倔强,拷问再三,始终不曾道出为何擅闯我派禁地无极阁。”那个被称为“伊师叔”的人点点头,急切说道:“已经两天了,都不曾问出结果,现下东北区霸主上官冲明日就要到达蜀山,此女子从恶谷而来,想必也是一伙的。若不知她来的目的,对我们明日之战恐怕不利。”原来那武功天下第一的东北区霸主上官冲是恶谷谷主,手下有一批恶人,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上次武林大会,上官冲就对新当上西南区霸主的李风清百般刁难,意图扶植听命于他的青城派掌门唐越出任,但在李风清、陆婉婷的一致阻止下未能得逞。此次借口游览蜀山名胜,前来拜会李风清,挑衅之意不言自明。至于这个女子,却与此事毫无关联。然而蜀山派上下如临大敌,此女子闯入无极阁禁地,又是从恶谷方向而来,他们自然以为是上官冲的探子,必有阴谋诡计。杨飞霞也不明就里,只是听这些人一说,才明白个大概。

那个年轻弟子听了伊师叔的话,暗想:“这女子已经气息奄奄,比之日薄西山的老头还要脆弱,若再用刑,必死无疑,那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于是取了一碗水,递到她嘴边道:“喝水。”那女子嘴唇动了动,勉强抿进嘴里一点水。他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擅闯无极阁?是不是恶谷派来的探子?”那女子用微弱的声音答:“我都说过了,我不是恶谷的探子。我叫洪星玫。十二年前我七岁的时候,上官冲派人杀了我父母,却将我带回恶谷养大,后来我成为了

恶谷医仙。但是我痛恨上官冲，所以这次乘武林大会之机逃出恶谷。为了走得远远的，不让恶谷的人找到，便来到了蜀山。至于闯入无极阁，那是因为我迷路了。”一口气再次回答这么多，她显然更加疲惫，连续咳出几口血来。

那个伊师叔显然不相信她的这番言语，喝道：“你这妖女休要胡说八道。恶谷守备森严，你哪那么容易走脱。而且事情如此凑巧，你来的日子和上官冲要来的日子只差两天，我们怎会上当？老实招来！”见洪星玫不语，他大怒，伸手撕开洪星玫本已破碎不堪的外衫，在她左肩被皮鞭打伤的伤口处用手一震，本已止住的鲜血又缓缓流出。洪星玫深感屈辱，闭上双眼，但马上吃痛地张嘴，却喊不出声。原来左肩伤口紧接着被撒了一把盐，剧痛之下，本已虚弱之极的她立刻晕了过去。

杨飞霞早已有相救之心，但还想弄清事情的情况，所以迟迟不曾出手。然而见到如此情景，心中一紧，深知洪星玫性命垂危，再不救恐怕就来不及了，当下破门挥剑，一招“天外流星”刺去。须知七星堂七位高手，四人用剑，余下三人分别用枪、刀、椎。那四人的剑乃是四把镶着如意宝玉的名剑，分别是朱雀风火剑、白虎星月剑、青龙乾坤剑、玄武雨电剑。朱雀玉含烈火燃烧之功效，白虎玉含治疗恢复之功效，青龙玉含腾云驾雾之功效，玄武玉含强化真气之功效。所以每人的剑法都各不相同。杨飞霞所用，正是白虎星月剑，而剑法便是七星星月剑法。这一招“天外流星”递出意在救人而非伤人，所以只求制住对手。不料那个被称为伊师叔的人是李风清的师弟伊风凌，功力甚高，轻功一展，竟然躲了开去。那个年轻弟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被杨飞霞伸手点中玉泉、天池两穴，动弹不得，正欲叫喊，哑穴又被封住。但杨飞霞多点了这一下，便给了伊风凌呼救的机会，一阵“有人夜闯禁地”的呼喊声飘了出去。立时蜀山派便有弟子向锁妖塔扑来。杨飞霞明白蜀山派并非等闲，万一被众多弟子包围，恐难以脱身。眼看不宜久战，急忙左手用穿云掌打出一招“云起龙骧”，使上了七成内力，意在逼退对手。伊风凌在前面几招之间已知自己不是杨飞霞对手，见掌力压来，不敢硬接，平推一掌，借助“云起龙骧”的力量向侧方飘开去了。饶是如此，他的右臂仍然被震得生疼。杨飞霞目的达到，剑锋一转，立刻斩断

了缚在洪星玫身上的铁链，也顾不得洪星玫身上只剩下内衣，一把抱住，展开“仙云风体”轻功，瞬间闪出门去。伊风凌此时方才飘落，顾不得手臂疼痛，连出三指，解开那名蜀山弟子的穴道，两人提气追赶出来。

此时锁妖塔下蜀山弟子尚未能赶到，杨飞霞闪出塔外，随即纵身一跃，立刻腾空而起，落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上。此时伊风凌也追出塔外，四下观望，不见杨飞霞，只见到几个远远奔来的弟子，令道：“击鼓传令，全山搜查。不要放跑了恶谷贼人。”“是，师叔。”众弟子齐声应诺，一起散开。伊风凌则径自奔向无极阁内间去找李风清掌门商议。

不一刻蜀山上令鼓响起，“风”字辈弟子十人一起赶往无极阁内间，“云”、“松”、“竹”字辈的弟子成群结队在后山前山四下搜索。杨飞霞暂时得以缓一口气，顿时感到手上一凉。原来洪星玫只剩内衣，那肚兜自然遮不住后背。杨飞霞左手托在她背上，紧张时并无感觉，待到稍一放松，立刻感到手中滑腻的冰肌玉骨。他心中一阵慌乱，从树上掉了下来。这一惊非同小可，立马使杨飞霞回过神来。心念一动，又躲进锁妖塔里。

此时诸位“风”字辈蜀山门人已经齐聚无极阁内间，伊风凌简单叙述一番，众皆哗然。李风清毕竟是掌门，比大家更多一分沉着。默想片刻，道：“不必再搜山了，安排弟子分别把守后山要地，其他人好好休息。不可影响了明日一战。”伊风凌正欲插言，李风清制止道：“不必多言，就如此罢。”众人惶恐而退。

杨飞霞见蜀山弟子渐渐散去，心中疑惑，但眼下既无危险，便该救醒洪星玫才是。伸手扶起洪星玫，自己坐到她身后，一抬眼，洪星玫的雪白的背部肌肤映入眼帘。杨飞霞一阵发痴，猛然警觉：“杨飞霞啊杨飞霞，现在是救人要紧，岂可有其他念头。”慌忙深吸一口气，稳定心神，双掌按在洪星玫背上，一股玄冰真气注入她体内。这玄冰真气虽有寒效，但并非阴毒，不仅与人无害，还可以借寒气止血。加上白虎星月剑上白虎玉含治疗恢复之功效，不一刻洪星玫便苏醒过来。

洪星玫看看四周，只有一丝月光从窗中射入，仍然身处锁妖塔之中，但是却已经手脚自由。不见了那两个蜀山弟子，却感到身后一股强劲内力传入体

内。当下“咦”了一声，问：“怎么回事？”杨飞霞答：“洪姑娘你醒了，蜀山弟子已经跑了，暂且无事。”洪星玫猛然意识到自己衣不蔽体，而又与此男子肌肤相接，脸上一阵绯红，“啊！”的惊叫了一声。杨飞霞听见，心下明白，又道：“姑娘恕罪，此乃情非得已，先疗伤要紧。”洪星玫感觉到体内真气不断循环流动，伤势明显减轻，倒也相信杨飞霞之言。又过片刻，杨飞霞收掌道：“洪姑娘，可以了。”说罢起身，转到她面前。洪星玫更是又羞又急，忙道：“你……不要看。”杨飞霞本想已经收功，再在她身后显得不礼貌，所以转到前面。猛然从正面看见洪星玫玉体，又听她一叫，才想到此举也大是不该。于是急忙转身，转念一想总不能一直这样背对着她，略一迟疑，脱下锦袍抛给洪星玫。洪星玫气力已经恢复了二三成，见杨飞霞此举，心中宽慰不少。伸手接过，披在身上系好，这才道：“转过来了。”

杨飞霞转身，两人才真正好好看清对方的模样。洪星玫脸上血色略有恢复，已经不像原先那样惨白，更是平添了几分妩媚。而她也是第一次看清杨飞霞，暗想：“这位公子倒是英俊。”再转念想到刚才杨飞霞种种行为不算失礼，心里深深感激。

“在下枫泾杨飞霞。适才听见姑娘与蜀山弟子的对话，不知姑娘所说是否事实？”杨飞霞问道。洪星玫心想：“我说的他都听见了，难怪知道我姓洪。”便问：“你就是杨飞霞？”杨飞霞奇道：“在下此前从未出过枫泾，江湖上绝少有人知晓，姑娘你怎会听说我？”洪星玫笑道：“那两个蜀山道士审问我的时候提到的。说‘今天也有一个叫杨飞霞的家伙和你一样闯进后山，但是还没进无极阁就被我们逼了出去。你还是趁早交代罢’。所以我才知道你的名字。你怎么那么没用啊？还被他们逼出去了，嘻。”杨飞霞点点头，道：“原是这样，那就是了。不过我本来就是赏景，没准备打架啊。自然听他们的话了。否则我要是没用，那又怎么会……”正说着突然觉得救洪星玫一事不值得过分居功，急忙打住。那洪星玫却是聪明，立刻接道：“那又怎么会半夜潜入这里来救人，是不是？”杨飞霞不好意思，低头支吾。洪星玫又笑道：“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不过我伤势只恢复了二三成，虽然护住了心脉，但是你的玄冰真气属寒，对自

己疗伤当然甚为有效，但对别人而言却无法活血暖身。我被押二日，一餐未进，衣着单薄，又受了重伤，急需药物祛寒暖胃，以免五脏六腑因阴寒过久而受损。”杨飞霞知道她懂医，但在此时却没有办法。可若要等下山去调养，却要在五日后才能见到市镇，到时用药恐怕已是不及。思考一番，有了计议：“我包袱里有些干粮，你先吃些。明天上官冲要来蜀山，蜀山派必定全力应敌。我乘机到药房去取些药材来，然后我们下山，一路上先用着就是了。”虽说偷窃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是事到如今也只有此“华山一条路”可走了。洪星玫点头应允，将药方说与杨飞霞听。

是日清晨，蜀山上令鼓齐鸣，听上去整齐划一，威严庄重。杨飞霞和洪星玫从锁妖塔窗口望去，只见蜀山前殿外的广场上整齐站着两拨人，近处这一拨自然是蜀山派门人，而远处那一拨则就是恶谷的人了。杨飞霞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蓝色焰火筒，交给洪星玫道：“这是我们七星堂的联络信号，你待在这里等我去取药，如若有变就发信号。”洪星玫点头接过，但见这支短小的焰火筒上刻着“杨飞霞”三字，猜测这一定是代表杨飞霞的专用信号。原来这七星堂七星每人各持“紫青蓝绿黄橙红”中一种颜色的信号，一旦发射立刻就能辨认是谁。杨飞霞在同辈中排行第三，所以用蓝色。洪星玫收起焰火筒，再一抬头，杨飞霞却早已出去了。

反正要等杨飞霞拿药，闲着也是无事，洪星玫又顺着窗口望去。

蜀山前殿广场上，数百人整齐地面对面。李风清朗声道：“上官谷主前来蜀山，敝派上下深感荣幸。”他把这“荣幸”二字加重念出，暗含反意。然天下人人唾骂恶谷，上官冲又岂会在乎李风清的这点讽刺：“李掌门，西南区霸主的地盘真是人间仙境啊。似乎我恶谷与之相比都有所不如。”这话虽是轻描淡写地说出，但声音浑厚，内劲犹胜于李风清刚才的一语。蜀山门人见他将蜀山与恶谷相提并论，心中怒火万丈。但是仅在一句话之间，便都看出了上官冲功力较李风清高出许多，谁也不敢多嘴生事。洪星玫在恶谷多年，深知上官冲的功力，但却不晓得天下其他高手的功力到底如何。如今一见，更加明白上官冲为所欲为的原因了。想到父母被杀之仇，又是一阵叹息。

李风清心中也有数，刚才这一下较量自己落了下风。若是真与上官冲动手，只比招式或许还可以凭借蜀山剑法的精奇与之周旋，但如拼比内力，只怕自己只有上官冲七成左右的实力。但眼见人家上了蜀山，如若要动手，也只好应战。为了尽量避免纠纷，当下又道：“上官谷主今日驾临蜀山，不知可曾游览了全部景点？李某愿陪谷主一游以尽兴。”这话明显已经示弱，我李风清自认不是你对手，你要游览我可以陪你，但是希望你不要在此找茬动手。李风清这般高手能够屈尊至此，实是不易。上官冲当然也明白，若在平时，得李风清此言，他定然就势下台阶了。但他此来就是为了找茬，又岂能放过机会？当下笑道：“李掌门好客之意在下心领了。只是在下此来，不仅为游览风景，更是想要向李掌门讨教讨教，看看李掌门是用什么手段荣登西南区霸主之位的。”李风清情知已经无法躲过，也只有拼死一搏了。大喝一声：“蜀山剑阵！”三十六名弟子仗剑排开。李风清手持北斗七星剑立在阵中，准备号令拼杀。

要知道这蜀山剑阵非同小可，三十六柄剑全凭掌门北斗七星剑的号令攻防，如同三十七人合一。而这三十七柄剑同时以三十七种不同的招式朝一个目标攻击，各招之间暗含相生之理，使得威力远胜于寻常三十七人的攻击。蜀山派创派至今，危难之时不下数十次，但每每化险为夷，皆是依靠此阵。上官冲心下也是一惊，虽然自己武功天下第一，但是面对曾经埋葬了无数世间绝顶高手的蜀山剑阵，也是丝毫没有取胜的把握。他原本只以为那蜀山剑阵已经失传，没想到李风清竟然能够摆出来迎战，气势上倒怯了三分。其实李风清的这个蜀山剑阵已经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七成的招式阵法已经失传，只剩下了三成。但如今面临强敌，即使只有一成，李风清也不得不摆出来撑撑场面了。

上官冲一声高喝，两只金刚钺一抖，一招“移天换日”攻将上来。李风清北斗七星剑一指，刹那间三十七柄剑齐到，将上官冲周身围得密不透风。不过那“移天换日”正是讲求借力打力，加上上官冲的功力远高于剑阵中的蜀山弟子，所以在三十七剑的空隙之间得以生还，还引得那三十七剑自相格挡，一时间也伤他不得。当然毕竟蜀山剑阵只剩了三成威力，否则任凭上官冲如何神勇也难逃一死。两方斗得有一柱香的时间，仍然难分胜负。不过上官冲虽然屡屡

在险境中解脱，但全力与剑阵周旋实在颇耗内力，相反组成剑阵的三十七人却因招招相生，对每个人的内力损耗不大。这样比下去，纵使上官冲内力再深厚一倍，也总会不支。

洪星玫看了半晌，心中暗暗庆幸。若是上官冲不来，就凭她和杨飞霞，要想在这剑阵中逃出蜀山，那是万万不能。而现下蜀山派全力与上官冲相斗，他们逃跑却是易如反掌了。正在此时杨飞霞回来了，一见这场面，心下也是惊惧不已。暗忖自己功力不在李风清之下，但若身处阵中，只怕挨不过十招便已倒地。殊不知其实自己只是缺少战阵锻炼，如若达到李风清的临敌经验，虽说仍不如上官冲，抵挡百余招还是可以的。眼见上官冲快要不支，若现在不溜，等蜀山派得胜，再想走也难了。于是在四周略做打点，抹了藏匿的痕迹，急忙催促洪星玫快走。洪星玫身负被上官冲杀父杀母之仇，虽然武功不及上官冲，又受了重伤，不能出去找上官冲报复，但今日见他支，还是想看他在剑阵中身亡。杨飞霞劝道：“洪姑娘，今日情势危急，我们还是暂且乘机上山，以后再找机会报仇不迟。如若姑娘不弃，在下也愿意助姑娘一臂之力。”洪星玫也知此理，只是一时报仇之心突起，经杨飞霞一劝便已了然。又听说他愿意帮忙，更是心中大喜，脸上透出一阵粉红，煞是好看。

此时洪星玫本已能行走，但毕竟伤势严重，无法使用轻功。既然是逃跑，就不能让她慢慢行走。所以杨飞霞将她背在身上，展开“仙云风体”，从蜀山后山小路溜了下去。部分蜀山弟子惊觉，齐声发喊。杨飞霞将内力远远送出道：“多谢蜀山派留客之意。在下尚须为洪姑娘治伤，就此先行告辞。日后若有机会自当再来拜访。”蜀山弟子细听之，那声音已在半山腰之外。

且把风流唱少年

杨飞霞和洪星玫下山已有十五日。洪星玫日日调养，伤势已然痊愈。听闻那天的激战结果，蜀山派未伤一人，但上官冲借着五彩霹雳弹的烟幕逃出阵外，率部撤走了。这一来蜀山派名气更是扶摇直上，江湖上还从未听说恶谷上官冲亲自出马，却未能伤一人就狼狈败走的事情，此为头一例。李风清借此良机，意图压倒少林，树立蜀山天下第一派的威望。于是拟下恶谷十大罪状，广发英雄帖，联络西南西北东南中原各派在开封集中，共同讨伐恶谷。至于东北区各派，由于身处恶谷势力范围之内，即便邀请，也不敢来。

这日杨飞霞一早外出，洪星玫正在客栈堂下用饭，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侠客走进店堂。那男子似乎与杨飞霞年龄相仿，但身形高大，比杨飞霞还略显高。而那女子看上去有二十二岁上下，虽说未必比洪星玫漂亮，却也温柔俏丽。

只听那男子对店家道：“请问一位叫杨飞霞的公子可是住在这里？”洪星玫心中一奇，抬头望去，却见店家正望着自己。她心中会意，急忙摇摇头。店家便对那二人道：“没有没有。”那男子正要出去，一旁的女子却拉住他嘀咕了几句。只见那男子脸色一变，再次问店家：“到底有没有？”语气严厉了不少。店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瞄了洪星玫一眼，又说：“没……没有。”语气已经大为迟疑。那女子这次却发现了店家的眼神不对，顺着—看，陡然望见洪星玫身上的锦袍和腰间的蓝色焰火筒。一惊之下，长剑出手，一招“九凤回旋”逼到洪星玫身旁，身法之快，堪比人称“飞天燕子”的上官冲。那“九凤回旋”一招，一剑晃

动,变成九剑,罩住对手九处要穴,令对手防不胜防。那男子忽见同伴出招,心中大奇,喝道:“二师姐……”正要阻止,也看见了洪星玫的装束。他顿时出剑,一招“罡风惊天”,也照洪星玫刺来。霎时间客栈店堂内风声呼啸,道道真气射向洪星玫。那店家不明就里,只道是打架斗殴,哪里还敢出声,蜷缩在柜台一角。店内客人一哄而散。

洪星玫虽然伤已痊愈,但两剑先后而至,防御已是不及。她将银笛贴着桌面一抹,使出绝技“倾国银弹波”,将桌面上所有东西当作暗器一齐射出。那二人何曾料到她有这么一手,只见饭菜汤汁碗碟木筷在真气驱使下飞得劲道十足,哪里还敢攻出,匆忙收势,用剑急拨。一招下来二人皆是连退了四步。其实凭他二人功力,哪一个也不在洪星玫之下,只是谁都没有想到洪星玫竟将桌上的饭菜汤汁碗碟木筷当作暗器射出,而且手法精奇,来势迅猛,所以输了这一招。洪星玫自然也知道自己和他们二人功力相仿,刚才险胜只是出其不意,再受到二人夹攻,决难抵敌。轻功一展跃出店外,左手抽出蓝色焰火筒发射,一道蓝色焰花立刻飞入空中。那二人见她发射焰火筒,均是一怔,四目相对,似乎大有惊讶之色。然而这次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洪星玫一招“花吹雪之舞”抢攻过来,银笛在风中掠过,发出一阵清鸣。那二人齐念了个剑诀,左掌一起推出,两道掌力一左一右攻向洪星玫腰腹。洪星玫若单接一掌,则另一掌必然命中,气力一乱,所接的那一掌也决难接住;若两掌都接,则内力远远不够,亦会被击成重伤。于是只好银笛顺势一引,将一道掌力引开,身体却从两股掌风之间穿过。

三人又拆了十七八招,洪星玫已陷入绝境。忽见一人身影飘动,急奔而来,口中大喊:“二师姐,四师弟,住手!”三人一怔,一齐罢手。再一看却原来正是杨飞霞。他那“仙云风体”轻功若论速度当比不上庄泉艳的“凤翔九天”,但却更加身影飘忽,令人眼花缭乱。洪星玫暗道:“原来这二人是他的同门。惭愧,惭愧。”那女子一见杨飞霞,立刻喜笑颜开:“副堂主师弟,你在这里啊。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这些日子你还好吧?”哪里还有一点下级晋见上级的样子。这位二师姐一直对杨飞霞嘘寒问暖,关照之情自是不用多言。洪星玫看

在眼里，心中愠怒，干咳了两声。杨飞霞心中明白，忙正色道：“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蜀山附近结识的朋友洪星玫姑娘。这两位是我的同门，二师姐庄泉艳、四师弟吴明江。”如此一来，洪星玫对刚才二人的招式便都了然：庄泉艳用的是青龙乾坤剑，剑法是七星乾坤剑法，故而身法迅捷；吴明江用的是玄武雨电剑，剑法是七星雨电剑法，所以风声呼啸，真气荡漾。

庄泉艳看了一眼洪星玫的装束，又道：“副堂主师弟你好狡猾，说是出来游山玩水，没想到却是……招亲。”洪星玫登时脸泛红晕，嗔道：“哪有什么……招亲……招亲一说。”杨飞霞一呆，再一想却省悟了。正欲解释，忽然觉得解释之言也不便出口，说了只怕是越描越黑，再说自己心中未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这瞬间的迟疑，庄泉艳已经接过话去：“洪妹子，我看你比我小，先这么叫你啦。你听我说，我们七星堂前任堂主，也就是我们的师父，给我们每人留下了一件锦袍。这锦袍不仅华丽，而且甚是暖和，是我们每个人的至宝，重要性不亚于我们手中的宝剑。师父临终前嘱咐我们锦袍就是七星堂的标志，决不可被别人夺去。除非战死被夺或者……或者给意中人披上。现今副堂主师弟好端端地在这里，锦袍却在你的身上，他不是招亲又是什么？”洪星玫双颊绯红，大羞道：“我……我不知道。不要了。”说罢伸手要脱锦袍。杨飞霞暗想锦袍既已送出，岂有收回之理？急忙道：“星玫，听我的，你先穿着。师姐不要拿我消遣了，此事原本是情非得已。”洪星玫听他突然开口叫自己“星玫”，心中一喜，脸上却更加烧红了。

庄泉艳一见，又要插嘴。杨飞霞哪里还能让她开口捉弄自己，问道：“那么想必是师姐和师弟你们看见这件锦袍起了误会，才和星玫动手的。”他一下叫“星玫”叫顺了口，又叫了出来。庄泉艳笑道：“星玫星玫，好亲切啊。怕我们不知道啊？嘻嘻。我们当真以为你是出来游山玩水，看见洪姑娘穿着你的锦袍又带着你的焰火筒，当然以为你有什么不测了。交手之后我们见她发信号就有些疑惑是不是搞错了，但又怕她是虚张声势，所以继续打了半天。要是早知道你是出来招亲的，我们看见她就该恭敬地叫一声‘杨夫人’了，谁还动手啊？”“好了，师姐，是我的不是。”杨飞霞无可奈何地说道，“叫我怎么说你啊，就不能